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五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三

殲匪大洲
獻盡一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六年春正月庚辰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鎮奏田州平初鎮請討岑猛刻期進勦偕總兵官朱麟檄都指揮沈希儀張經等討之猛之妻歸順知州岑瑋女也失愛于猛瑋憾之鎮乃令希儀結瑋爲內應尋發永順保靖兵八萬分道竝入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免狀陳軍門乞憐察鎮不聽督戰益急身與麟等連破

其數砦猛子邦彥勒兵守。瑋佯以兵千助邦彥比官軍攻千人忽自潰大呼曰兵敗矣邦彥兵亦潰希儀斬邦彥于工堯隧猛懼謀出奔瑋以甘言誘猛走歸順鵠殺之斬首以獻至是告捷京師乃請改田州爲流官竝陳善後七事詔俱從之。張異平田州在五年實錄書之是年正月據其奏捷之年月也諸書皆系之五年。今據實錄月日癸未復以寬恤令四品以上官及

六科十三道各條其便宜竝民間利病限本月二十以前奏上光祿少卿余才言求言之道必限四品以上未免不廣報聞 己丑大祀南郊 辛卯張璫以上命纂議禮全書復偕桂萼上書畧言此禮之失自漢宋諸君

失之也此禮之爭自漢宋諸臣爭之也陛下今日之改
與臣等今日之爭前之成于禮部者多從案牘之文今
之出于史館者宜從典則之體請仿通鑑凡例以年歲
月爲綱事關大禮者必書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
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載聖裁見非天子不議禮也聘
請增入上初至諸臣勸進迎立章奏詔旨及大臣進退
百官譴謫本末上命俱付史館採擇攷異總所輯纂要
二卷仿編年例已
入大禮集議中而此疏所上謂修明倫大典也後言要
畧卽此書所定凡例非纂要之外別有要畧也竝議于
此
庚子詔開館纂修大禮全書仍以閣臣費宏等及
席書爲總裁官張璁桂萼副之各賜金幣有差 二月

辛亥小王子犯宣府參將王經死之 壬子席書以疾

屢疏求退不允至是疾篤上念書議禮功特加武英殿

大學士致仕賜第宅京師支俸如故踰月卒史七卿表

書以二月加武英殿大學士三月卒實錄同惟明史書

傳言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宅京師甫聞命而卒實錄

亦于三月戊子書其卒且言聞命甫三日按書以見任

在京師不應二月加官三月始聞命也壬子爲二月初

五日與三月戊子相距一月有餘疑書以二月卒三月

始奏請退在先加官在後牽連並記耳今仍據明史表

書 已未錦衣衛百戶王邦奇上書言哈密事遂誣奏
致仕大學士楊廷和尙書彭澤竝及閣臣費宏石琚初
邦奇以遺詔裁革傳奉官削千戶怨廷和既復職爲澤
所抑又怨之至是言哈密失國土爾番內侵由澤賂番

求和廷和殺舍音和珊所致請誅此兩人則哈密可復
邊境無虞下兵部勘未報邦奇復言宏及珤俱廷和黨
嘗夜過楊一清所欲爲彌縫而廷和子兵部主事愔藏
匿故牘令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又澤弟冲與廷和壻修
撰余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交關請囑竝當逮治其誣
讎妄言皆承張璫桂萼指也初璫萼屢構宏不得會璫
居兵部宏欲用新甯伯譚綸掌奮武營璫遂劾宏刼制
府部宏屢疏乞休不允璫萼日夜求逞私憾又以議禮
恨廷和乃嗾邦奇劾奏欲藉此興大獄復內訌于上上
信之下愔等獄時桂章冊封唐府未還命械繫至京會

鞫于是給事中楊言抗章論奏畧言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勲閣臣費宏乃百寮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爲國家大體惜也上得疏大怒竝收繫言親鞫于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上切責之卒以鞫治無狀斥愾爲民餘皆調黜有差獄乃解宏及珏自此去志益決

攷異事見

明史哈密傳中三編據之惟言斥廷和彭澤爲民傳蓋因璉等與大獄終言之證之實錄但言斥廷和于愾爲民而明史彭澤傳澤奪官爲民在明年逮陳九疇下獄之後至廷和傳中則並無六七兩年奪官爲民事又哈密傳敘七年逮九疇事亦但云澤及金獻民落職而已今據實錄但書罷楊愾等以下

癸亥大

學士費宏石瑄俱致仕先是宏瑄以邦奇之奏各疏乞
休慰留不允及是見璉萼交構不已乃以同日乞骸骨
請得全身遠害上皆許之瑄疏言臣一節之士無他材
能惟有此心不敢欺君耳上責瑄歸怨朝廷失大臣誼
惟賜宏敕馳驛廩隸如例瑄一無所予歸裝襍被車一
輜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瑄者自宏瑄
罷政迄嘉靖之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璉異
係同日致仕明史本紀系二人致仕俱在二月癸亥据
實錄也七卿表書瑄致仕于八月蓋八字誤耳今据本
紀訂 戊辰免廣東韶州南雄二府被災稅糧 庚午
復召致仕大學士謝遷入閣時費宏旣去閣臣楊一清

等薦遷家居十有六年天下想望其風采今其年雖老耳目清盼步履強健且史冊所載如唐之郭子儀裴度皆以八十之年身係天下安危宋文彥博年九十二被召平章軍國一時以爲美談上從其言遣行人齎敕召遷趣卽馳驛赴京師 是月以席書卒起服闋禮部尙書羅欽順復任 遼東大饑巡撫都御史張雲奏請以築邊工費米四萬四千石振之不足則于行庫官銀內支用從之 三月庚辰寇復犯宣府參將開山死之所部卒殺傷殆盡上以宣府一月間連喪兩軍逮總兵傅鐸起引疾總兵卻永代之

攷異按開山明史本紀開作關疑誤也今據實錄三編又

明史紀事本末
俱作開從之

丙戌以宣府再寇命簡練京軍起致仕

兵部侍郎馮清提督軍務比聞寇退仍敕駐大同偏頭

關經理 甲午以禮部右侍郎翟變爲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廷推閣臣上意在張璁

弗與命再推乃及變中貴人多舉變者遂踰次用之楊

一清以變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皆不許

或異事見明史本傳

傳言帝欲用張孚敬按璁更名

乙未田州復叛初姚

鎮請改田州府設流官留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參將

張經以兵萬人填其地而以知州王熊兆署府事會必

東惡皆移疾他往惟經熊兆在府兵勢漸分防守稍懈

于是岑猛之黨盧蘇王受等乃爲僞印誑言猛不死且
借交趾兵二十萬以圖興復蠻民信之聚衆薄府城經
出擊兵少不敵欲引還而城中陰爲內應呼譟四出官
軍腹背受攻力戰不支突圍渡江走賊逼其後爭舟溺
死者甚衆賊沿江置關索伏藥弩夾岸竝起官軍且戰
且行失士卒三四百人賊遂入踞府城燒倉粟以萬計
巡按御史石金上其事劾鎮失策罔上竝論前撫盛應
期生事召衅而給事中鄭自璧請仍檄湖廣永順保靖
兵并力勦賊上以四方兵數萬方歸休未可復調命鎮
等再計機宜以聞 丙申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上

所積穀七十四萬有奇。合故所積共一百五十四萬有奇。上以洪謨穀數多，賜銀幣旌之。壬寅，河道侍郎章拯言：「河自豐縣漫溢，至沛橫貫，運河衝決隄岸，其勢徑趨昭陽湖。以此運河南流，勢緩停淤，沙泥幾與岸平。今故道疏築已通，而東岸勢卑，土疎善崩。秋水泛漲，恐復淤決。乞僉復蕭碭原額淺夫，專令在沛時常防守。」仍令徐州判官督同沛縣主簿，開官往來閱視，隨宜疏築。遇秋水時，至徐州管洪主事量調。徐呂二洪夫役協力修濬。其管河等官有能平治得宜，三年無患者，破格超遷。工部覆議從之。癸卯，李福達逮至京師，命刑部尙書

顏頤壽等會訊于午門外初郭勛以言官交論不已乃乞張璫桂萼爲援璫萼亦欲藉是以洩廷臣攻己之憤乃合謀騰蜚語曰諸臣內外交結藉端陷勛將以次及諸議禮者上爲之心動而外廷不知攻者益急上愈疑之及是法司集訊竝告者薛良證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三十人面質對衆共指之福達語塞獄旣具上之上怒頤壽朋姦肆誣故人人重罪將親鞫之于廷閣臣楊一清言有司之職非人君所宜預今案牘具明詞證咸在仍令諸司虛心研審則眞情自得何至上勞黼扆之尊下親獄訟之事哉上乃已一是月戶部尙書秦

金致仕兵部尚書王時中亦以引疾罷 陞詹事桂萼

爲禮部侍郎

致異等陞禮部侍郎至八月以治李福達獄署刑部尚書九月遷吏部仍署刑部俱

見寶錄爲下文治獄張本

吏部郎中彭澤以考察浮躁降外任張

璉爲之訟寃言昔議禮時澤見臣所著大禮或問深加

歎賞勸臣進呈又爲錄送內閣以是大不理于衆口而

徐文華余才盧瓊以臣所進要畧備載其議禮排擊等

語不勝憤恨乃謀于鄉人御史程啟充與都御史聶賢

構成虛詞列之浮躁啟充與瓊且欲以次攻擊臣等也

上從璉言澤遂得留居三日璉復上書言臣與舉朝抗

四五年攻臣者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

奸側目故要畧方進譴謗復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上上復優旨慰留之田州之賊盧蘇等雖據府城猶聲言聽撫遣人迎署府事王熊兆而其黨王受又糾眾萬餘攻據思恩城執知府指揮等官已而釋之亦投牒上官佯聽撫姚鏌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緩其謀尋檄諸土官勒兵自效且責失事守巡參將等官立功自贖復疏調湖廣永順保靖及江西贛州福建汀州兵俱會于南甯并力進勦兵部議從之上曰蠻夷爲亂日久填巡等官受命大征未及殄絕輒奏捷散兵使餘孽復滋煽動鄰境今姑置不問仍令勦賊自

贖且發南頓兵五千監以兵備等官赴援不足再發永
保土兵各三千助之竝令御史石金紀功致仕少師
大學士劉健卒健致仕家居二十年上改元降敕存問
加賜廩祿至是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上正身勤
學親賢遠佞上震悼爲輟朝一日贈太師謚文靖健器
局峻整學問深邃在朝正己率下退則寮案私謁不交
一語同時在閣者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
掌談文學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
偉明世輔臣鮮有其比旣以忤逆瑾退歸聞武宗南巡
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多矣其忠君愛國始終不易

如此攷異明史本傳健以五年卒年九十四通紀亦記其卒于五年十一月實錄系之是年三月据奏至之年月也三編亦是春寇犯神木永興等堡叅將黃

据實錄今從之

宰擊却之 夏四月庚戌上俞太監梁諫之請遣中官

往南京織造工部執奏不可于是給事中張嵩御史程啟充等各言近年災異江南尤甚且陛下初詔頒行一切織造采運之事釐革殆盡今復遣官此輩生事銜能假供應之名爲貪黷之計欲令安靜豈可得哉不納

甲寅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諭德顧鼎臣病痊復職仍令充經筵日講官從之因命禮部侍郎桂萼兵部侍郎張璠俱充日講官璠辭兵部請以詹事兼翰林學士專心

史局効力經筵上以總裁進講不妨佐理事所辭不允
己未遣工部侍郎黃衷督採大木 庚申以論李福
達獄謫刑部主事唐樞爲民樞論是獄畧曰李福達之
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
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溷其說固位者絀其口畏威者
變其詞訪緝者消其真故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
明于是哀矜而至于辟矣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
反罪重不宜輕加于所疑一也謂天下貌有相似二也
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珣初牒已明四也謂臣下
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嶠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

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
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
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
書其辭何指刦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于進祿等其原
何自鐵伏誅于前進祿敗露于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
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
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
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頭禿或證辨鄉音如李二
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始認于杜文柱是其姻識之
矣質證于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于高尙

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邵繼美宗自成
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人
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
張寅卽福達卽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況福達
蹤跡謫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不能
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厚朴
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
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貞戶內實有張
寅父子又見崑崙縣左廂都無李伏荅李午名遂苟且定
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

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崑縣在城坊既有李伏荅乃于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旣改名張寅郭勛從而信之亦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固意料所不能及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旣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鞠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

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等讐也則高尙節石文舉非讐也曰魏泰劉永振讐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上大怒立罷之 戊辰改建觀德殿成易名曰崇先殿 己巳免廣西被災稅糧 甲戌吏部尙書廖紀以疾乞休許之賜敕給傳及廩隸如例 乙亥初定各鹽運司每引價值兩淮六錢兩浙四錢長蘆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從戶部議也填守浙江太監鄧文以進貢爲名乞于商販內量收腳價戶部執奏

以爲額外之征上曰各處進貢朝廷悉從節省鄧文意在侵取商稅不允 是月以南京戶部尙書鄒文盛爲戶部尙書工部尙書趙瑣致仕以工部侍郎童瑞代之御史陳察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具疏辭因薦原任給事中劉世揚等二十餘人上怒察不卽拜命泛舉多人以市恩要譽降遠方雜職十三道御史連章乞宥不報已而吏科給事中王俊民鄭一鵬傳良諫復論救上責其朋比各奪俸二月尋謫察爲廣東海陽縣教諭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辛巳翰林院編修廖道南疏陳洪範九事其言建用皇極謂皇極者帝王大中至正之

道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言民不可立黨也曰人無
有比德言臣不可立黨也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
毗庶有胥戕之風朋言旣興譸張爲幻聞人之善從而
媚嫉之聞人之過從而媒孽之聞人談道則斥之爲僞
學聞人論文則訾之爲謬談士氣日萎人心日漓皇極
之道敝也久矣曰又用三德謂剛克柔克者乃人君威
福之權故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言權不可下移也曰
臣無有作福作威言臣不可上僭也不移于下則天下
之政出于一不僭于上則天下之勢定于一此邦紀所
以肅也其他所論天時人事皆切時弊疏入上嘉納之

然不能用 癸未以久旱遣順天府官求雨禮部請命羣臣致齋修天地社稷山川之祀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陛下竭誠露禱于上帝后祇則天地之祀不宜再瀆惟遣官祭告于社稷山川而順天府官仍率屬禱都城隍如故從之 乙酉以暑月輟講仍命講官及翰林院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與修省之道者錄要以進內閣楊一清等言經義淵微通鑑浩繁切見先朝令講官自經筵之外日以大學衍義進講甚爲有益宜將此書令講官日輪一員條析其義叅以時事明白敷陳則經書格言通鑑要旨盡在此書而治國

平天下之道備矣從之定以五日一進講不以寒暑暫
廢 丁亥起前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兼左都御史總
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討田州叛蠻初上以姚鎮討賊
不效餘孽復滋切責圖功自贖會紀功御史石金上言
鎮自岑猛死後輒奏捷功處兵善後無一良策輒請改
設流官以致失職怨望之黨煽誘復起臣以爲宜亟擇
智仁信勇之人使往代之令其相度二賊占踞攻取之
勢及田州應否改流籌畫盡善因薦守仁可任從之先
敕姚鎮仍前鎮撫敦趣守仁就道至日仍令石金紀功
守仁疏辭不允

張異命守仁討田州明史本紀系之是
月丁亥據實錄也通紀系之五年十二

月明書系之六年六月惟文成年譜所載與實錄同其石金一奏諸書及年譜皆不具今據增 戊戌

免涿州良鄉等五縣被灾稅糧 是月方獻夫霍韜以

纂修大禮赴召獻夫與韜同里至是復合疏言自古力

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于司馬光漢莫甚于王莽主濮

議者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惑人

最甚主定陶議者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

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臣

等謹按漢書魏志宋史畧采莽及丹邯之奏與其事始

末及魏明帝之詔宋濮園之議悉論正以附其後乞付

纂修官參互攷訂俾天下臣子知爲後之議實起于莽

宋儒之論實出于莽下洗羣疑上彰聖孝詔下其書于
史館 先是起羅欽順爲禮部尙書不至至是復起爲
吏部尙書仍不至乃聽致仕是時吏部廷推前尙書喬
宇楊旦會禮部尙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和以
俸深爭于是張璁乃乘間言宇旦乃楊廷和黨而仁和
不宜自薦上是璁言宇等遂廢不用竝命今後大臣休
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欽順泰和人見璁萼方柄用相
與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家居二
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時王守仁
以心學立教海內宗之欽順獨致書與辨比書再至而

守仁歿矣欽順謂釋氏之學有見于心無見于性今人
明心之說混于禪學而不知有毫釐千里之謬道之不
明厥由于此因著困知記自號整菴年八十三卒贈太
子太保謚文莊 六月丙午朔提督兩廣軍務姚鎮乞
致仕許之仍命兵部亟趣王守仁赴代 河道侍郎章
拯言黃河濟漕固爲國家之利至于汜濫則爲地方之
患今欲築濬分殺以免民患而濟運漕者一爲滎陽北
之孫家渡一爲蘭陽北之趙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二
河通渦水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諸園
寢爲患叵測惟甯陵北全河一道通飲馬池抵文家集

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
文家集凡二百餘里濬而通之水勢易殺而園寢無患
乃爲圖說以上工部請從其議詔拯等刻期舉工丁
未南京給事中鄒架御史毛憐之等以拾遺糾劾都御
史周金陳洪謨等竝及禮部侍郎桂萼詔洪謨金致仕
萼供職如故王戍禮部侍郎桂萼請召用王守仁王
瓊經畧邊事上以守仁已起用瓊應否起用命吏部勘
議以聞已而給事中鄭自璧御史譚讚等竝疏言瓊貪
汙險賊不可復用竝論萼薦引奸邪請下法司追論瓊
罪章下所司甲子巡撫湖廣都御史黃衷言盧蘇等

乃岑猛餘黨賊衆不多廣西南贛之兵自足勦除永順保靖土兵素無紀律所過騷擾恐生他釁請勿調遣部議宜令王守仁視賊緩急以爲進止從之 辛未振畿內饑 四川芒部復叛初隴氏旣滅改設流官餘賊沙保等謀復之擁隴壽子勝糾衆攻陷鎮雄府執知府程洸奪其印殺傷數百人洸奔畢節事聞給事中鄭自璧等言鎮雄初設流官蠻情未服而有司失先事之防不亟收遺裔隴勝而令沙保得擁孺子致煽禍一方宜速遣總兵何卿并力勦寇兵部覆言隴勝非眞隴壽子沙保罪不容誅當勦何卿方守松潘勢難相援宜亟趣都

御史王廷相之任竝敕總兵牛桓調兵速進 是月桂
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今次第
斥逐然遺奸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嘗詔科道官于拾
遺之後互相糾察言路遂清請以時舉行如舊例章下
吏部侍郎孟春覆言憲宗初竝無此詔而萼言在被論
之後情涉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出憲宗文集春欲
媚言官宜并按問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
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
上終是萼言趣令速舉給事御史爭之竝奪俸 是夏
黃河水溢決入漕渠沛北唐道口淤填七八里糧艘阻

不進御史吳仲以聞因劾章拯不能辦河事乞擇能者
往代上切責拯 秋七月丙子復下桂萼議于吏部吏
科都給事中王俊民等言皇上此舉誠欲綜核名實以
重言路今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比之它曹
不爲不嚴惟耳目之官職司甚重惟皇上裁擇之御史
盧瓊劉隅等言陛下龍飛兩舉考察之典御史被黜亦
已多矣今復令扶同糾劾是開攻訐之門滋報復之計
非聖世所宜有上切責俊民等仍趣速舉于是吏部都
察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上獨黜良材
而特旨黜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復黜給

事中余經等四人給事中顧濬等數人乃已自壁素敢
言權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復奏辯言孟春等
乃楊廷和之黨欲嗾言官保留王俊民程啟充等而以
臣嘗劾都御史聶賢欲爲之報復桂萼復言良材任怨
遭誣去非其罪上從之竟復其官致選事見明史桂萼傳三編統系之是年
六月日中今據是月都御史聶賢罷廷推南京尙書

資錄分書之

李承勛胡世甯詔改世甯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世
甯疏辭官銜許之桂萼之薦王瓊也言者攻之不已
上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御史胡松復劾萼上怒謫
外任已同官周在請宥松遂竝下詔獄萼復言瓊前攻

延和故廷臣羣起排之上乃命瓊以尙書待用 八月
庚戌小王子以數萬騎踏水過河遂犯甯夏塞提督尙
書王憲督總兵鄭卿杭雄等分據要害屯兵禦之令都
指揮卜雲伏兵斷其歸路卿等敗之于石曰墩寇退走
青羊嶺伏發又大敗之斬首二百餘級捷聞賜敕獎厲
加憲太子太保自鄭卿以下陞賞有差 癸丑桂萼上
言昔甘肅之變番人以殺降爲詞實欲訴冤而陳九疇
輒張大其事奏請發兵驅之以致荼毒一方蓋楊廷和
欲成王瓊之罪故科道官噤無一言比遣勘問又相推
諉臣故請起王瓊以明此事臣豈有私于瓊哉初土爾

番之敗都指揮王輔言莽蘇爾

卽滿速兒譯見前卷

伊蘭卽牙已

斃礮石下九疇以聞已兵部尙書金獻民至肅州寇已

退亦奏捷如九疇言後二人上表求貢上疑之而番人

先在京師者爲蜚語言肅州之變由九疇激之上益疑

會王邦奇許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而萼等憾廷和澤

甚又欲藉此以興大獄云 癸亥內閣賈詠致仕先是

以李福達事逮巡按御史馬錄繫獄中詠曾通書于錄

爲鎮撫司緝得之上雖不罪詠詠內不自安遂求去吏

部侍郎孟春以錄書詞連及辭不敢問上怒春不引咎

求退命法司竝收待訊

賈詠等五人書現無孟春名而

實錄所記則以通書故首下春獄其後下額頤壽等四十餘人于獄獨不及春以春之下獄在前也通紀亦云以書詞連及侍郎孟春并逮
馬是春之下獄明甚今摺增 庚申諭學士張璉桂萼

纂修大禮全書親定名曰明倫大典並命增入宋儒歐陽修等之論以資考證璉等請敕翰林院查付史館從之 庚午湖廣大水漂沒民田廬凡五府二十四州縣巡撫孫修等請發太和山香銀鹽鈔折銀及倉庫贓罰等銀粟振之並請以兌運米二十五萬及南京倉三十萬或折銀或減其半上以災傷重大命亟行之 是月晉楊一清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以南京尙書李承勛爲吏部尙書 以桂萼署刑部尙書張璉署都察院左

都御史方獻夫署大理寺卿治李福達之獄初上以楊
一清言罷親鞫仍下廷臣會問尙書顏頤壽等不敢自
堅改擬妖言律斬上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下馬錄
鎮撫司拷訊竝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珪僉
事章綸都指揮馬牙等時璋珪已遷都御史璋撫甯夏
珪撫甘肅皆就逮法司不得已乃反前獄抵薛良誣告
罪上以罪不及錄怒甚遂逮顏壽及侍郎劉玉王啟左
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
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似寺丞汪淵俱下獄而以萼等分
署三法司事襍治之

陝墨治李福達獄明實錄統系之九月壬午下據定獄之月日也明

史小紀書于八月庚戌蓋據顏頤壽等下獄及命桂萼等署三法司禠治之月日實錄九月丁丑擢桂萼吏部左侍郎仍署刑部事則治獄之在前一月明矣今分書之

南京吏部尙書朱希周

乞致仕初希周以議禮忤旨改官南京是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惡希周及兩京言官嘗劾已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譴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引疾乞休許之家居三十年中外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 九月戊寅張璁以署都察院復考察各道不職御史王璘等十二人又奏行憲

綱七條箝束巡按御史先是璉以京察及言官互糾已

黜御史十三人前後共二十餘人臺署爲空

璉罷明史璉傳作十

二人實錄作二十二人而下文所敘王璜以下列姓名者僅十人疑連前京察所糾並計之也今據本傳書之

己卯以江西水河南山西旱免被災秋糧尋免兩畿

山東稅糧

壬午桂萼等治李福達獄具上之先是萼

等三人希旨嚴刑拷訊以上怒馬錄甚搜其篋中書得

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

及寺丞汪淵私書詠引罪致仕遂下仲賢等于獄萼等

遂列前後言官諸曹之奏劾是獄者上言給事中劉琦

常泰郎中劉仕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

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評事杜鸞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張逵御史高世魁方幸張寅速決得誣郭勛謀逆連名架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邇者言官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殆非一日請大奮乾斷彰國法上納其言遂竝下諸人獄前後凡四十餘人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何可再鞠偵者告萼以聞亦被逮萼等遂肆拷掠錄不勝刑自誣故人人罪萼等乃定爰書言張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構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上悉

從之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徐文華及李璋等見凡五
人謫戍邊衛者琦達泰瓊啟充仕及知州胡偉凡七人
爲民者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滔鳴鳳相鸞凡十一人
革職閒住者頤壽王啟潮文莊沐泌淵元錫才楷仲賢
潤英壯雄及前大理丞遷僉都御史毛伯溫凡十七人
其它下巡按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錄以故
入人罪未決擬徒上以爲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
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烟瘴地方
令緣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上意猶未慊
語楊一清等曰與其僇及後世不如誅止其身以從舜

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

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因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上

不得已從之以芻等平反有功勞之文華殿賜二品服

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命輯欽明大獄錄頒示天

下攷異福達一獄具詳明史馬錄傳卽大獄錄原文也

實錄月中于獄具下書云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證之

明史傳中之數傳中所載戍邊遇赦不宥及戍邊爲民

部侍郎等凡四十五人合之馬錄爲四十六人也惟吏

未至故實錄記入下文其後亦以職歸是拉伯溫數

中漏脫耳其下巡按逮問之周宣等五人則宣及副使

王昂知州杜忠胡偉及鎮撫鮑玉而傳中已入偉于戍

邊七人之列故下文但云宣等五人不複敘也是獄明

史馬錄傳最詳今悉據傳是獄也凡前後所爭福達事

者悉被株連惟鄭自壁趙廷瑞陳臯謨邵國王獻唐樞

六人不在桂萼等指名論劾之列遂得免而樞于上疏

時已觸上怒斥爲民惟樞論是獄最得要領及定大獄

錄惡其詞辯晰刪之不載云

攷異前敘唐樞上疏據三編質實書之實錄亦不載

蓋據明史本傳

是月改都御史胡世甯爲刑部尙書加太子

太保改禮部尙書吳一鵬爲南京吏部尙書初一鵬

以本官入內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前此典內閣

誥敕者皆需次柄政而璫萼方用事素銜一鵬異己乃

出之以桂萼爲禮部尙書仍兼翰林學士故事尙書無

兼學士者自萼始陞少詹事霍韜爲詹事仍兼翰林學士韜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陽楊廷和顧權植黨籠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晉秩尙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爲腹心內閣亦不陰結翰林爲羽翼且欲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卽行躬自蹈之而又躡居學士徐縉上何媿如之上優詔不允桂萼既署刑部事復請治陳洸之獄初洸旣罷爲民會大禮書成立原洸妻子前按洸事之郎中葉應聰事見四年十二月尋遷吉安知府母喪歸至是琬萼益用事萼方掌刑

部會馬錄等下獄洗謂乘此故案可反也上書許應驄

等萼因訟洗冤詔逮應驄黃綰于獄詞連四百人

國史

明史葉應驄傳應驄及黃綰皆見四年十二月陳洗罷
為民下依編年例分書之黃綰明史附應驄傳乃又一
黃綰係河南息縣人與議大禮之黃

綰為黃巖人者異詳三編質實中

冬十月戊申以

張璫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璫辭免署

都察院事不允 庚戌侍郎溫仁和請歸省仁和代吳

一鴻掌管誥敕至是員缺閣臣張璫請以桂萼補上曰

祖宗舊制無東閣官後來添設不知始自何年任是職

者徒建虛名以希幸進乃罷不設

國史設官專典誥敕

臣徐溥等請如先朝王直故事乃擢東陽以侍郎兼侍
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自宏治七年後未嘗缺員世

宗謂不知始自何年璫亦忘之
其實此官之設年月具可攷也

戊午巡倉御史吳仲

請濬通州運河言自大通橋東下抵通州之通惠河屢
經修復皆爲權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
成之爲力甚易歲可省脚價銀二十餘萬又言漢唐宋
時皆從運河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
今京軍支糧通州率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道可
通設邊寇因鄉導輕騎疾馳信宿可至燒毀倉庾則國
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下戶工二部修濬僦舟
夫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俟各閘旣成徑達京倉
此無窮之利也上是其言敕戶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

員會同運官及御史吳仲等親行相度地形計處工力
以聞 甲子賜大學士楊一清等銀圖書各二許軍國
重事密疏用印以聞張璁旣入閣一清爲首輔翟璵亦
在閣上待之皆不如璁嘗諭璁朕有密諭毋泄所賜卿
帖悉朕親書璁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上賜璁
章二文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因竝及一清等自閣
臣外惟尙書桂萼預焉 乙丑大學士謝遷至辭不拜
溫詔諭之乃復入閣 免陝西慶陽等府被災稅糧
丙寅諭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者留用不稱者量才
外補初張璁以議禮驟拜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竝列

璉以爲恨會侍讀汪佃以講洪範不稱旨令補外璉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一時改官及罷黜者凡二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由是翰院爲空據實錄上以汪佃講洪範不稱旨改調外任遂命楊一清等考察翰林院不稱職者量才外補自佃調南國通判外則左中允劉棟右中允楊維聰侍講陳沂鄭顯修撰蕭與成季方編修劉泉皆外補編修王同祖黃易宜罷上猶以外補數少命更加選擇內閣因議前歲所選庶吉士大半徇私宜重加考試量留三五人餘皆改科道部屬一清等乃奉命復簡侍讀崔桐修撰張衍慶陸鏡江暉編修黃佐應良皆外補左中允邊憲任深宜處以兩京他秩計前後考黜遷轉二十二人云惟實錄所載講讀以下姓名之可攷者僅十七人又但言內閣楊一清等奉詔簡擇而據明史璉傳所記則璉實上旣罷主之今據書並附議實錄所載諸人姓名

轉翰院多人復諭內閣下吏禮二部都察院咨訪有才

識文學者量爲推舉改宮僚翰林以廣用人之路毋取
備員乃改大理少卿黃綰南京通政司參議許誥南京
尙寶卿盛端明福建按察副使張邦奇四川按察副使
韓邦奇山西按察副使致仕方鵬刑部員外歐陽德吏
部主事金璐御史張袞皆授學士講讀宮坊編修等官
已而詹事霍韜又言大學士之選宜于巡撫方面部院
等官通融推用下吏部集九卿科道詳議以聞 戊辰
京師地震攷選明史本紀三編皆不載惟五行志書之
證之實錄十月亦不書惟見十一月御史劉
隅奏中是漏脫也今據志增 是月改吏部尙書李承勛爲刑部尙

書加太子少保改刑部尙書胡世甯爲都察院左都御

史復以王時中爲兵部尙書 上以章拯治河不效令
廷臣推大臣才望素著者一人總其事先是拯言河渠
淤塞勢難驟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渠可令運船由
此入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則西歷雞塚寺
出廬道北口通行下部議未決給事中張嵩言昭陽湖
地庫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至瀰漫使湖道復阻請罷拯
別推大臣部議如嵩言是時光祿少卿黃綰詹事霍韜
左都御史胡世甯兵部尙書李承勛各獻治河之議綰
言漕河資山東泉水不必資黃河莫若濬兗冀間兩高
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韜言議者欲引河自

蘭陽注宿遷夫水溢徐沛猶有二洪爲之東捍東北諸山亘列如垣有所底極若道蘭陽則歸德鳳陽平地千里河勢奔放數郡皆壑患不獨徐沛矣按衛河自衛輝汲縣至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宜于河陰原武懷孟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臨清天津則徐沛水勢可殺其半且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封邱北陸運百八十里至淇門入御河達京師御河卽衛河也今導河注衛冬春汴衛河沿臨清至天津夏秋則由徐沛此一舉而運道兩得也世甯言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

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
經虹縣睢甯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
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出一自儀封
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
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道皆入漕河而南會于淮今
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合流則水勢既大河身亦
狹不能容故溢出爲患近又漫入昭陽湖以致流緩沙
壅宜因故道而分其勢汴西則濬孫家渡抵壽州以殺
上流汴東南出懷遠宿遷及正東小浮橋溜溝諸道各
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洩下流或修武城南廢堤

抵豐單接沛北廟道口以防北流此皆治河急務也至
爲運道計則當于湖東滕沛魚臺鄒縣間獨山新安社
地別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過百餘里厚築西
岸以爲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流散漫之區
乃上策也承勛言黃河入運支流有六自渦河源塞則
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
橋于是豐沛受患而金溝運道遂淤然幸東面皆山猶
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
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可虞又益北
則自濟甯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何由通臣

愚以爲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此下流
不可不疏濬也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舊堤築
之堤其西北使毋溢出此上流不可不堤防也其論昭
陽湖東引水爲運道與世甯同乃下總督大臣會議尋
起引疾工部侍郎盛應期爲總督河道右都御史十
一月丁丑上諭內閣以庶吉士不須教養悉除遣之大
學士楊一清等言宜照常例酌留三五人在翰林及選
科道等官張璠謂此輩心切奔競口尙乳臭不應處之
翰林而科道言官又豈少不更事者之所宜今悉處以
部屬知縣等官將來必無營求幸進者上曰祖宗舊制

不可自朕擅改議遂寢 甲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竊
見近畿八府土田多爲各監局及戚畹豪勢之家乞討
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既失其常產非驅之死地則去
而爲盜既往無論已願陛下自今凡勢豪請乞絕勿復
許小民控訴亟賜審斷使畿內之民有所倚以爲命畿
內安則四海安矣上然其言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
有風裁者各一員賜敕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冒濫
請乞及額外多占者悉還之民如有畏避權勢從中隱
匿者具以狀聞竝坐之 乙未免山東濟南兗州等府
被災稅糧 是月改禮部尙書桂萼爲吏部尙書以吏

部侍郎方獻夫代萼 都御史胡世甯既掌憲務持大體條上憲綱十餘事末言今天下赴訴之牘有奸民畏死輒行奏辨冀再問以緩須臾者有實則寃抑而所司不理第將原案增飾具上者有貧民無力奏辨而卒死獄中者有富民無辜而所司引嫌彼此相比竟不得出者是亦足以上累聖德感召災異原其本皆以士習不正伎刻成風一遭譏毀遂使終身廢棄如浙江僉事彭祺爲令以循良稱爲御史以守正著一旦因發豪強罪受謗奪官諸如此者宜許大臣申理宥之復職以爲守正者勸上采其言于是祺得免論 十二月甲辰朔諭

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爲急務邇來
鹽法之壞由于私販盛行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其
令戶部區處禁約事宜以聞于是戶部尙書鄒文盛言
欲正今日之弊源必先申明祖宗之舊制誠使朝廷之
上杜奏討之門而奸無所利絕占窩之弊而商有所資
然後鹽法不阻于奉行之吏錢法不淆于市肆之奸因
條上二法各六事鹽法則首禁私販次嚴奏討錢法則
首禁私鑄次收官鑄上以文盛議皆可行仍令戶工二
部會鹽鈔各官詳議以聞 庚戌大學士楊一清等言
閒住太監張永昔年討甯夏寘鐺及奏發劉瑾罪有功

朝野稱快宸濠之變隨武宗南巡時逆賊已平而張忠
許泰等搜捕餘黨扳引餘類永至多所矜釋一方始安
洎武宗晏駕計禽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所不至
內臣若永者誠未易得臣一清嘗與同事甯夏知之爲
詳今置之閒散誠爲可惜乞賜起用量加委任則凡供
職于內者皆知爲善之有益而勉于効忠矣上是之詔
永掌御用監印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 是月改李
承勛爲兵部尙書胡世甯仍爲刑部尙書以兵部侍郎
伍文定爲都察院右都御史 是冬雲南土舍安銓作
亂銓以改流失職怨望侵掠嵩明木密楊林等處巡撫

傅習檄守巡官討之參政黃昭道副使周奎敗績賊遂
陷尋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千戶郭彬趙倬等知府
馬性魯棄城走事聞詔發夷漢土兵會川貴填巡官台
討之國史安銓作亂明史土司傳在六年實錄系于七
年正月據奏報之月日也實錄言六年冬安銓作
亂蓋因奏至而追叙其事如此今據之田州之役王守仁奉命在道中

會蘇受人思恩封府庫以賊兵守之而自率衆攻武緣
甚急叅將張經堅壁拒守鎮守頭目許用與戰斬其渠
帥一人賊見援兵大集乃遁去姚鏌以捷聞上以首惡
未禽仍令守仁亟督兵勦撫守仁威名素重及督軍務
調兵數萬至諸蠻心懾守仁以冬月行至南甯偵知受

等勢方熾未可猝滅乃上疏陳用兵非計且言流官之設徒有虛名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睹況田州鄰交趾深山絕谷悉獠獠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以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自我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尙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乃令守仁更議以聞然守仁已定計撫之未幾而田州果平

攷思恩守仁平田州在明年二月据本傳所載奏疏及年譜則冬月守仁在南甯道中所上也今系之是冬爲平思恩

田張本

明通鑑卷五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四

起著雍困敦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七年春正月庚辰御史吳仲劾奏武定侯郭勛京營諸不法事且言勛動藉大禮大獄脅制廷臣無敢議其後者請解勛兵柄按治其罪上切責仲而賞勛勿問癸未初考覈天下巡撫官先是胡世甯李承勛建巡撫久任之議上頗採其言至是命吏部會兵部戶部及承勛世甯考覈撫臣宜去留者以聞于是吏部尙書桂

粵等劾湖廣巡撫孫修甯夏巡撫孟洋才宜簡僻河南
巡撫蔣璠清操可稱風采不足總理南京糧儲杭桂保
定巡撫林庭棨文名頗著政望未孚遼東巡撫張雲貴
州巡撫袁宗儒鄖陽巡撫夏從壽操江提督張九叙或
才不踰人或病多廢事議以修洋調用璠等暫回籍聽
別用從之仍諭廷臣秉公推補務求可久任者毋襲往
時遞遷之弊 乙酉總理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言沛縣
迤北河道地形庫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臣詢之
官民皆言昭陽湖東自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約百
四十餘里可爲運道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

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蓄洩較之疏通舊河力省而利永計用夫六萬五千銀二十四萬兩取兩淮鹽價佐以山東官帑剋期六月集事蓋用胡世甯策也下廷議從之詔及春和督工興事應期又請令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役夫挑濬以殺上流之勢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之患俱從之丙戌大祀南郊是月逮前僉都御史陳九疇于獄初上以王邦奇因番事許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乃遣給事中錦衣至邊勘狀未還報而獄解會番酋伊蘭復求通貢自言非敢

獲罪天朝所以犯邊由寃殺舍音和珊寶巴伊克二人
譯見前卽寫亦虎仙失拜烟荅也于是萼欲重興是獄請留質伊蘭遣

譯者諭其主還侵地而脅禮兵二部尙書方獻夫王時
中同上議曰番人上書者四輩皆委咎前吏雖詞多詆
飾亦事出有因宜嚴覈激變虛實以服其心時上方疑
邊臣虛妄欲窮治之大學士楊一清以事旣前決請毋
追論上不聽手詔數百言切責九疇而戒一清勿黨此
遂逮九疇竝及尙書金獻民侍郎李昆以下坐累者四
十餘人
國史據實錄書逮九疇于去年之冬蓋逮在去
年九疇至京師下獄在是年正月三編所書據
明史哈密傳傳敘其事始于六年之春卽王邦奇初興
是獄時也至獄解之後復因番人來貢桂萼等欲藉九

曠以殺楊廷和彭澤因有逮九疇之事而其下文言七年正月九疇逮至下獄傳中分書最爲明晰今據三編參明史

哈密傳

上手敕加張璉桂萼俱太子太保時上視朝

見璉萼班兵尙李承勛下意嫌之楊一清請加散官遂有是命璉辭以未建青官官不當設乃更加璉少保兼

太子太保 二月丁未免浙江甯波府被災各縣稅糧

工科給事中陸粲言自正德初年今大學士楊一清總制三邊欲將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至甯夏橫城堡凡三百里增築邊牆事已就緒會一清去任僅築四十里而止闕今二十餘年屹立如故則邊牆之明效可觀矣請依當時原議築牆浚濠高廣深濶皆如前式加築敵

臺煖鋪墩堡之等以資守禦乞敕陝西提督邊務大臣會同撫按相度整理仍發太倉銀一二十萬不足則量開鹽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選委賢良專董其事期以一二年間凡三百里內平衍宜墻之地悉踵成之實爲守邊固圉之長策上是其言敕提督陝西邊務王憲會同鎮巡官相度修舉所有經費令戶工二部詳議以聞 丙辰改三邊尙書王憲爲南京兵部尙書起前兵部尙書王瓊代憲 戊辰田州平提督軍務新建伯王守仁奏捷疏曰臣奉命于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御史石金及藩臬諸將領等會議思田禍

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有十患若罷
兵行撫則有十善臣與諸臣攄心極論今日之局撫之
爲是臣抵南甯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
歸者數萬惟湖南土兵數千道阻遠不易卽歸仍使分
留南甯解甲休養待間而動而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
黃富等訴告願得歸境投生乞宥一死臣等諭以朝廷
威德令齋飛牌歸巢曉諭期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
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尋率衆至南甯城下分屯四營
蘇受等囚首自縛與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
諭之曰朝廷旣赦爾罪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

示罰何以雪憤于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
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德必杖爾者
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悅服願殺賊立功臣隨至其
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布政使林富等安插于二
月二十六日悉命歸業是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神武
不殺之威未期月而蠻民率服不折一矢不傷一人而
全活數萬生靈卽古舞干之化奚以加焉疏聞上嘉之
遣行人齎敕獎資陝西實錄系平田州于五月壬午又
守仁去年冬月所上之疏于三月
乙未皆据奏至之日也證之明史本傳及土司傳中備
書平賊皆有確切月日可據其云二月二十六日卽是
月戊辰也明書及文成年譜
皆與明史列傳同今据之
是月四川鎮巡官奏平

苾部初苾賊沙保等聞官軍將至出鎮雄府印乞降然
尙持兩端欲立土官如故四川撫按以保狡悍不可馴
檄瀘州守備擊之又遣使勞賜苾部撫夷邵良佐使討
禽保保怒復叛至是會川貴諸軍討之沙保敗禽斬三
百餘級招撫蠻羅男婦以千計捷聞仍設鎮雄流官如
舊 山西潞城縣青羊山賊陳卿等作亂官兵捕之敗
績賊遂執知州王朝雍郭鑑殺傷指揮知縣等官事聞
詔副總兵趙廉調兵進剿尋遣都御史常道統三關兵
助之 三月壬申大學士楊一清聞陸粲建續築邊牆
之議復上書請遣專官董其事上命廷臣會推以兵部

侍郎王廷相可任乃擢廷相爲都察院僉都御史提督
延甯邊防仍命廷相以一清所奏魯三鎮鎮巡等官悉
心經畫俾有實效 戊寅大學士謝遷致仕遷之赴召
時年七十九矣敦趣不已乃拜命至則張璁已入閣而
楊一清以官尊于遷不相下遷居數月力求去上不許
待之愈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
遣醫賜葯餌光祿致酒餼使者相望于道而遷自正月
以來請益力至是始許之賜敕馳驛給廩夫如故事仍
令其子中書舍人謝正侍行 己卯詔儒臣重校大明
會典訂正訛繆增入續定事例先是上閱會典冠禮目

中有成化十四年謁謝奉先奉慈殿之文奉慈殿乃孝

宗卽位始建以祀孝穆皇太后者也上以謬誤顯然乃

有重校之舉

重校會典始修于宏治十五年正德六年重校成書至是世宗以誤入奉慈殿之文

重修序中所謂紀載失真文詞抵牾者此類是也又序言自宏治十五年至嘉靖七年所有事例一併續增其

書成于嘉靖八年四月所載事例至七年而止今據實錄月日

庚寅謫僉都御史陳

九疇成極邊黜致仕尙書彭澤爲民當九疇之下獄也

桂萼等必欲致之死竝株連澤及楊廷和于是下法司

會議刑部尙書胡世甯言于朝曰世甯司刑而殺忠臣

甯殺世甯乃上疏訟九疇冤畧言番人變詐妄騰蜚語

以誣害我謀臣夫其蓄謀內寇爲日已久一旦擁兵深

月重校會典始修于宏治十五年正德六年重校成書至是世宗以誤入奉慈殿之文

入諸番約爲內應非九疇先幾奮僂使彼敗謀而退則肅州孤城豈能復保臣以爲文臣有勇知兵忘身殉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欲殺之也惟聽郡將安報以莽蘇爾等爲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疏入上意稍解九疇得免死戍邊金獻民等及澤皆落職惟廷和得免歐陽事見明史胡世甯陳九疇諸傳三編統系之是年正月目中其時黜爲民者惟彭澤金獻民等數人廷和皆不及焉故目中于澤等斥爲民下特書云惟廷和得免此可見矣蓋廷和之斥爲民乃在明倫大典書成之日前已辯之茲更癸巳雲南武定府土舍鳳朝文作

據三編目中增入

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奪州印舉兵反時雲南尋甸土舍安銓方亂朝文與之合犯雲南府撫臣以聞是時二

寇連兵滇中大擾詔以都御史伍文定爲兵部尙書仍
兼右都御史提督雲貴川廣軍務調四鎮土漢官軍討
之以戶部侍郎梁材督理糧儲 丁酉小王子犯山西
自乾溝墩入號十萬圍游擊邵定軍宣大告急兵部言
寇自春出入套東行沿邊駐牧窺伺日久各官罔知警
禦以致邵定輕追被圍請敕給事中一員同彼處巡按
御史查劾以聞從之 是月以伍文定督師雲貴命李
承勛以兵部尙書兼管都察院事 靈寶縣黃河清輔
臣楊一清張璁等屢疏請賀御史周相抗疏言河未清
不足虧陛下盛德而好諛喜事之臣輒張大文飾之佞

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

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卽時以聞上大怒下相詔獄拷訊

復杖于廷謫韶州經歷而諸慶典亦止不行見明史楊

爵傳書云七年三月三編統系之是年四月甘露降目中亦云是年春今招增夏四月庚戌

以各處災傷又連日大風吹沙塵薶蔽天敕羣臣同加

修省甲寅南贛巡撫汪鉉奏所部甘露降以爲上仁

孝之感上喜遣官祭告郊廟廷臣請表賀以災異止之

芑部旣平而叛酋沙保子普奴糾烏撒毋響苗蠻龐

革等復起攻劫畢節屯堡殺掠士民貴州巡撫袁宗儒

以聞上竝以屬之伍文定時文定奉命南征上疏請量

發內帑選擇掛印武臣統領畿輔諸處勁兵以圖討賊而廷議頗不謂然上諭以俟黔國公沐紹勛推誠處置其卽會填巡官及梁材協力勦撫便宜行事 乙丑刑部尙書胡世甯以災異求退因言十事一勸上閱大學衍義二久任巡撫守令竝寬其文法三久任布政司徑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僉事三年間專管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于近地以便之任六布按二司官只于所在衙門升轉不必南北交遷七才力不及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方八邊方布按二司及佐貳官宜越資簡用使之諳練邊事以備邊鎖

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司府州縣官宜選用有精力諳風土者不可樂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靖二年五年二次察黜各官多剛正有爲之人宜與引疾乞休者一體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上嘉納之惟朝覲考黜官僚係累朝舊制不宜更易以滋紛擾其餘皆下吏部議行

五月己卯刑部尙書胡世甯讞上陳洸朱元翰等獄元翰及葉應驄俱爲民洸閒住黃綰降二級遠方用藍田時已入察典上謂其以謗書入奏致興大獄仍令巡按御史卽其家逮治以聞尋勘狀黜爲民 甲申黔國公沐紹勛上言土舍之役臣奉命會同巡撫等調發官軍

分道勦撫諸賊抗逆執留所遣官軍二人所謂集各土
舍又重自疑畏臣謹以便宜榜示先給冠帶待後奏請
承襲衆始感奮于二月進兵擊斬強賊十餘人賊奔回
武定乞敕部臣授方畧俾獲便宜行事竝宥各土舍往
罪凡有功者俱許承襲作其敵愾之氣上納之賜敕獎
厲竝令會同提督尙書伍文定計禽首惡餘黨隨宜撫
勦所謂土舍准令勘明襲替免其赴京 丙申御製顯
陵碑遣禮部侍郎嚴嵩詣安陸暨碑祭告 是月王守
仁奏恩田之捷侍郎方獻夫請于田州特設都御史一
人專駐撫綏下守仁議守仁因薦布政使林富及間往

總兵官張佑從之 六月辛丑朔明倫大典成上之上
親製序文復命張璫爲後序宣示史館刊布天下以纂
修功加璫少傅兼太子太傅桂萼少保兼太子太傅方
獻夫太子太保餘自閣臣楊一清等以下陞賞有差

癸卯詔定議禮諸臣罪以故大學士楊廷和爲首言其
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僂市姑削籍
爲民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俱奪職斥何孟春
夏良勝爲民 丙午王守仁議處置經畧思田事宜請
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卽改田州爲田甯府設流
官知府同知經歷知事各一員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

夷之情岑氏世有田州民心繫戀議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于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于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知府上皆從之 癸丑御史吳仲報通惠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濬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吏開夫以罷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艚俱宜酌處上以先朝屢勘行未卽功仲等四閱月功成詔予賞悉從其所請仲又請留督工郎中何棟專理其事爲經

久計從之仲復進所編通惠河志命送史館采入會典
自此漕艘直達京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丁卯
免河間保定順德真定廣平大名六府被災州縣稅糧
雲南叛蠻平初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
朝文給其衆謂詔已僂朝廷且盡勦武定蠻衆以是諸
蠻信之悉從爲亂朝議以歐陽重代傅習巡撫雲南而
命伍文定督兵討之文定未至重已擊敗賊而追詔母
子還故地諸蠻相顧錯愕咸投詔降朝文計窮犇東川
爲追兵所及磔死餘衆猶盛遁據尋甸故巢列砦數十
至是官兵分哨夾攻之諸砦先後破乃併力攻拔其老

巢安銓竄入苾部爲土舍祿慶所執遂平之是役也生禽渠賊及黨逆千餘人斬首二千九百餘級俘獲男婦千二百餘人撫散夷黨二萬有奇沐紹勛等以捷聞俱賜敕獎勵 己巳寇犯大同中路分守叅將李葵擊敗之 是月以明倫大典成超拜霍韜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韜因言翰林院修書遷官日講蔭子及巡撫子弟蔭武職之非而以爲已不能力挽不可隨衆趨且稱給事中陳洸冤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上優詔褒荅不允辭韜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意臣

嘗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爲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爲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辭不拜上猶不允三辭乃允之秋七月己卯以太禮成追尊孝惠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尊章聖皇太后爲章聖慈仁皇太后戊子頒詔天下 謫指抑聶能遷初能遷以議禮附名大禮集議中及見明倫大典成陞職不及能遷遂懷怨望乃嗾閒住主事翁洪疏誣新建伯王守仁賄通禮部尙書席書得見舉用詞連詹事黃綰及大學士張璁于是綰上章疏辨上慰留

乃敕法司讞能遷誣罔無左證璉欲寘能遷于死首輔
楊一清擬旨戍邊洪黜爲民璉以爲輕遂與一清有隙
己丑陝西三邊尙書王瓊言往年撤馬爾罕天方土
爾番哈密四國各遣使入貢未至而土爾番旋寇邊故
都御史陳九疇將土爾番哈密貢回夷人羈留不出以
觀其變迄今二年各懷觀望請通行驗放出關仍宣諭
番酋令其改過自新示柔遠之德從之 辛卯命工部
侍郎潘希曾兼僉都御史總理河道代盛應期也初應
期奉敕治河請疏濬昭陽湖東一帶新河期以六月工
竣至是工已及半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

計上遽令罷役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功不聽尋召應期
還初應期請令郎中柯維熊分濬支河維熊力贊新河
之議至是亦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上怒詔與維熊俱
奪職尙書胡世甯言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尅期六月
今四月工已八九緣程功趣急怨譴煩興維熊反覆變
詐傾大臣誤國事自古國家債事必責首議之臣臣請
與應期同罷上不許應期後更赦復官致仕卒應期罷
後三十年復興工仍循新河遺跡成之通道蒙利焉致興
應期之罷卽在是月罷後與柯維熊同奪職據實錄在
九月世甯論赦卽在其時今據明史應期本傳終言之
是月新建伯王守仁討斷藤峽八寨賊平之初都御

史韓雍旣去兩廣斷藤峽賊復時出剽掠時總督兩廣
陳金與苗約仍許互市改曰永通諸蠻益無忌其地上
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盤亘三百餘里郡縣罹害
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父老遮道言狀降人盧
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甯罷遣諸兵示不
再用伺賊不備潛師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
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布政林富率蘇受搗
八寨直抵其巢禽斬三千餘俘獲無算于是峽賊復平

兩江悉定遂以捷聞

攷異平斷藤峽賊明史本紀系之九月甲戌據守仁奏至之月日也

實錄紀其大畧于九月復統敘于閏十月中蓋據守仁報功兵部覆奏之月日也證之諸書及三編平斷藤平

八寨皆在七月而其平賊之月日皆見奏疏中證之文
成年譜亦云七月襲八寨斷藤峽平之是以七月奏捷
九月奏至故本紀系之九月中三編改系之七月
則平賊月日也今從之竝參据奏捷原疏中語 八

月辛丑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者有
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
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孫
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宏
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
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堙塞全河東下併歸于飛雲橋
一支于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急宜疏上流
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疏孫家渡口以殺河勢請敕河

南巡撫潘垣督管河副使調集夫役選委職官亟爲疏濬尅期成工上是其議從之希曾又言漕渠厠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口上竝掣開河之水東入昭陽湖致開水不南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也今宜于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漫而厠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上亦從之 壬子免河南彰德衛輝懷慶等府被災稅糧 是月大學士楊一清乞休初一清再相由張璁桂萼力旣入閣傾心下二人而璁終以壓于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齬及聶能遷論成璁以擬旨輕恨一

清至斥爲奸人鄙夫一清因再疏引退且刺璵隱情上手詔慰留因極言璵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嘆息璵見上忽暴其短頗愧沮 兵部尙書李承勛以疾三疏乞休且陳時事畧言近日山西潞城賊以四道兵討之不統于一人故無功川貴苴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計毋專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陳所見俾侍郎潘希曾度其可否未言治天下在決壅蔽之患以通上下之情請仿唐宋輪對次對故事不時召見大臣上不允辭下其議于所司 是科定各省主試皆遣京官或進士每省

二人用張璉議也初兩京房考亦皆取教職至是命各

加科部官一員闕兩科兩京房考科部皆罷之 九月

甲戌王守仁奏捷至京師竝經畧斷藤八寨事宜先是

上以平思田功遣行人賁敕獎資會守仁已平廣西遂

以疾陳請解職不許改異守仁奏斷藤八寨之捷在七

月上以思田功賜敕獎資據年譜九月八日行人馮恩

賁敕至鎮則守仁疏謝及引疾皆在此時今據年譜次

于是月甲戌之下 庚辰吏部議以兩廣既平江西無事請裁

革巡撫江西官從之 壬午振浙江杭嘉湖三府災詔

于兌軍運內量留二十萬石及撥南京倉糧六萬石徐

州倉糧四萬五千石分振之改異明史本紀是月壬午

振嘉興湖州災明史稿振

杭嘉湖災證之實錄亦云疑本紀脫去杭州二字也今從史稿

癸未以各處災傷勅

下廷臣講求寬恤事宜竝命禮部尙書方獻夫彙書天

下災異進覽以存儆戒 丙戌上以諸軍討潞城賊久

無功欲罷兵以俟其自定閣臣楊一清張璁等皆以爲

不可乃召常道還改保定巡撫王應鵬于山西代之竝

兼提督雁門關等處 甲午召都御史伍文定還先是

尙書李承勛以芑部用兵爲非計而御史楊彝復言芑

部改土易流非長策又時值荒饉小民救死不贍何能

趣戰上亦軫念災傷令罷芑部兵俟有秋再議征討仍

命沐紹勛會川貴填巡官區處以聞 冬十月辛丑小

王子復犯宣府總兵趙瑛擊却之時我軍死傷畧相當而寇仍駐近邊謀再入敕填巡官嚴備之 丁未皇后陳氏崩上性嚴厲后以被譴驚悸墮娠遂不起禮部奏喪儀上服十三日羣臣二十七日上以皇太后在上諭從殺上素服御西角門十日卽御奉天門羣臣皆素服二十七日而除 己未寇犯莊浪總督三邊王瓊分遣諸將邀擊前後斬首十級未幾寇復自紅城子入掠會三原主簿張文明解餉至遂遇害 閏月庚午冊謚大行皇后曰悼靈皇后 壬申潞城平初青羊山賊陳卿等聞官兵四集乃逼脅近山居民編爲五甲簡其驍銳

者令其弟陳相陳良等率七八百人禦河南兵自與其弟陳奉陳訪等率千餘人禦山西兵各守險要仍遣其黨乘間掠河南山西州縣都御史常道潘墳統山西河南官兵一駐潞城一駐彰德總兵官魯綱統直隸兵駐潞州副使牛鸞率山東鎗手會之分道竝進賊大敗其黨殷得海等投降卿窘迫亦詣僉事陳大綱營降父子家屬俱爲山東兵所俘諸賊黨斬獲畧盡散其脅從者二千三百餘人捷聞兵科給事中夏言等言諸賊本皆良民因常道撫勦失宜魯綱安坐潞州未嘗與賊會戰乃飛章報捷詭爲已功俱宜議罪其他有功及失事官

吏請遣給事中一員馳詣軍門會同撫按官分別以聞從之 壬午禮部奏大行皇后梓宮發引及山陵事宜時已卜葬皇后于襖兒峪上以禮官所定如百官哭臨及禁屠撤樂皆于發引三日之前梓宮出當于端門行辭祖禮從午門等中門出凡此之等悉令從殺哭臨止于一日辭祖亦從罷免而梓宮命由左王門出于是禮科給事中王汝梅上言皇后正位七載齊體至尊生以禮歸沒不以禮葬非所以重大倫爲萬世法請更議報曰所言具見忠愛但未權其輕重耳已而給事中徐景嵩言哭臨辭祖之儀臣固未敢輕議若梓宮出門乃萬

姓瞻仰所係王門之議臣心實不敢安也詔如前旨

是月兵部尙書王時中罷初時中代李鉞爲尙書中官

黃英等多所陳請時中皆執不可比引疾數月復任以

敘薊州平盜功濫及通州守備鄧祐爲言官李鳴鶴等

所劾時中因乞休且詆言者復爲給事中劉世揚等所

劾至是上切責時中令罷歸聽勘王守仁報斷藤之

捷因言厠廊諸臣推誠舉任公心協贊故臣得以展布

四體共成厥功宜先行厠堂之賞次錄諸臣之勞上不

悅先是上以守仁捷書示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夸

六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璉

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璵強之後萼長吏部璵入內閣
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
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
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
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瑤爲忠積年初嘗
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
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
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
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
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認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

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于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疏上報聞而已十一月丁未免大名廣平順德真定被災秋糧 庚

戌免甯夏鎮所地方秋糧仍發銀振之 乙卯免河南

開封府被災秋糧 丁巳伍文定還自貴州道湖廣請

歸省墓許之 丙寅冊立順妃張氏爲皇后

三編質實云皇后張

氏史不詳其地望据毛奇齡彤史拾遺記后父揖錦衣衛指揮僉事

丁卯新建伯兵部

尙書王守仁卒于南安守仁在軍中病篤疏乞骸骨舉

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
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編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
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
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
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
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
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朱周程二子後
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
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

明學云

攷異文成之卒三編系之八年正月質實云按
守仁集所載年譜生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卒

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七明實錄系之
八年正月蓋赴告至京之月也按實錄于大臣之卒大
部据赴告之月日書之獨文成無月日但于八年正月
降林富爲副都御史巡撫兩廣條內言守仁舉富自代
不候命卽歸上怒其專擅云云下文卽書云無何而守
仁卒是守仁乞骸骨之奏以正月至而卒之月日不具
但于二月書廷臣議守仁功罪語稍之黃綰文成行狀
則言文成計至桂萼方劾奏公養病之疏乃令該司匿
不舉報而參公擅離職役軍功冒濫等事是文成無赴
告月日之證也三編所記仍据林富代任兩廣條內語
今仍据年譜書之譜言公卒于十一月丁卯丁卯卽
十一月二十九日明儒學案所載亦同增識于此

是月改胡世甯爲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以南京刑部
尙書高友璣爲刑部尙書 初土爾番之據哈密也廷
議閉關絕其貢四年矣及陳九疇得罪張璁桂萼請起
故尙書王瓊督邊乃釋還九疇所拘繫前後番使數十

輩且許之通貢議已定番酋伊蘭者

即牙蘭

本曲先衛人

幼爲番掠去長而黠健阿里

即阿力一作阿爾

以妹妻之握兵

用事久爲西陲患本年夏以獲罪其主率所部二千人

降邊臣處之內地莽蘇爾怒遂引衛拉特

即瓦刺一作威喇特見前

犯肅州爲游擊彭濬所敗乃遁走復因赤斤使人持番

文求貢願以哈密城易伊蘭詞多諄慢瓊希璉等指

必欲議撫因言番人悔罪宜原情許之照舊通貢以罷

兵息民于是詹事霍韜言番人久習哈密以來議者或

請通貢或請絕貢聖諭必有悔罪番文然後許今王瓊

譯進之文皆其部下小醜之語無印信足憑我遽許之

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時胡世甯主兵部令詳議以聞
十二月丙子小王子復寇大同大掠陽和天城平虜
三衛及雲朔二州指揮趙源戰死 壬午下吏科都給
事中劉世揚給事中李仁于獄先是世揚等劾奏詹事
顧鼎臣汙庸貪佞不足以當眷注居啟沃之任竝有今
日詹事他日輔臣之語上詰曰詹事進輔臣例出何年
責令對狀世揚等引罪上怒其狂妄奏擾杖之鼎臣內
不自安具疏論救不許 癸未四川巡撫唐鳳儀言烏
蒙烏撒東川諸土官故與芑部爲脣齒自芑部改流諸
部內懷不安以是反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

分設懷德

等四長官司雖自詭禽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

事見五年

隴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夷情則不假兵

而禍源自塞川貴巡按戴金陳講等奏如鳳儀言金又

以首惡如母嚮祖保等宜勦誅以折其驕氣始下撫處

之令許生獻沙保等待阿濟以不死然後復隴勝故職

或降爲知州其長官或因或革或分隸庶操縱得宜恩

威並著章下所司仍敕四川貴州填巡官宣諭諸土官

或有定亂長策仍詳議以聞

攷異事見明史土司傳蓋之實錄鳳儀等上疏在是

年十二月其改流官復爲土官在九年四月今分書之

是月戶部尙書鄒文盛

致仕以戶部侍郎梁材陞任代之

初胡世甯之論救

陳九疇也欲棄哈密不守言巴爾濟久歸土爾番卽還故土亦其臣屬其他族裔無可繼者回回一種逃附肅州已久不可驅之出關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得忠順嫡派畀之金印助之兵食誰與爲守不過一二年復爲所奪益彼富強辱我皇命徒使再得城印爲後日要挾之地乞聖明熟籌如先朝和甯交趾故事置哈密勿問如其不侵擾則許之通貢否則閉關絕之庶不以外番疲中國詹事霍韜力駁其非至是世甯改掌兵部上言番酋變詐多端方許之朝貢而寇騎已至河西幾危此閉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旣言寇薄我城堡繕

我士卒聲言大舉以恐嚇天朝而又言番方懼悔宜仍
許通貢何自相抵牾願無墮其術中弛我邊備斯可矣
伊蘭本我屬番爲彼掠去束身來歸事屬反正宜卽撫
而用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至哈密三立三絕今其王
已爲番酋所困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族彼強則入寇
弱則從番難保爲不侵不叛之臣臣謂立之無益適令
番酋挾爲奸利耳乞賜瓊璽書令詰莽蘇爾入寇狀如
果事出衛拉特則縛其人以自贖否則羈其使臣發兵
往討庶威信並行寇知斂戢更敕瓊爲國忠謀無狃于
通番入貢當以足食固圉爲長久計封疆幸甚上善其

言曾王瓊再請通貢張璉等主其議自是番酋通貢如故而哈密存亡遂真不問河西稍獲休息而莽爾蘇桀驚愈甚

八年春正月己亥振山西旱災詔發太倉銀給之

致異明史

本紀書正月己亥振山西災明史稿振山西旱災證之實錄則云振陝西旱災按明史五行志嘉靖七年陝西大旱八年山西及臨洮鞏昌俱旱是山陝俱旱也實錄書正月己亥振陝西旱發太倉銀七萬又于戊午書陝西歲饑發太倉銀十萬據此則正月之振乃山西恐實錄抄本有誤字今仍據明史及史稿惟史稿誤己亥爲乙亥乙亥乃二月干支

乙巳陞林富爲兵部侍郎兼

非正月也今仍據明史 食都御史巡撫兩廣提督軍務時守仁請疾奏甫至上以其不俟命責令具狀未幾守仁赴至京師桂萼令所

司匿不舉報遂劾守仁擅離職役及處置思田入寨恩
威倒置竝詆守仁前奏江西軍功冒濫乃下廷臣議其
功罪以聞

改異此据黃綰行狀增入蓋桂萼之劾卽在此時踰月乃會議入奏也今分書之

庚戌大祀南郊

戊午以災異數見敕諭羣臣修省先

是去年十二月長星見光芒數丈本年立春之日長星
復見白氣亘天加以各省災傷迭奏大學士楊一清等
條弭災急務數事以上上嘉納之尋有是敕 是月兵
部尙書胡世甯致仕世甯居兵部甫三月求去上不許
免朝參世甯又上備邊三事固稱疾篤至是凡三請乃
許之世甯初以議禮與張璁桂萼合二人德之欲援以

自助世甯不肯附會論事多牴牾洎萼主吏部世甯言
今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不得人而兵
部尤重請避賢路又以哈密議語侵璫諸大臣多忌之
而上始終恩禮不替賜敕乘傳給廩夫如制歸數月復
起南京兵部尙書固辭不拜踰年秋卒贈少保謚端敏
二月癸酉以吏部尙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
閣預機務萼素與張璫比後皆用事積不相下及同居
政府遂致相失 甲戌詔停新建伯王守仁世襲並卹
典皆不行方桂萼之劾守仁也上曰守仁擅離重任非
大臣事君之道況其事功學術亦多可議于是萼會廷

臣議言守仁夷人。願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
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
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
借其虛聲傳習沿訛悖謬彌甚但討捕羣賊禽獲叛藩
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
上從之遂有是詔至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
侯予伯爵世襲謚文成 丁丑振湖廣災時湖廣襄陽
府大饑巡按御史張祿繪饑民圖以獻詞甚慘切時已
有旨留顯陵工銀及貴州折兌銀備振上覽祿奏復命
部臣再申前旨下所司多方處分有奉行不力及作弊

者悉論如法 甲申以經春久旱上親禱雨于南郊乙酉禱于社稷 丙戌十三道御史穆相等以災異陳八事其二事一請宥謫降諸臣一請清宮禁謂後宮女謁太多陰氣閉鬱亦足以致災異宜如貞觀故事大出宮女上以其事關君德留中自裁其六事爲理財用停興作禁投獻均糧役平獄情清驛傳下所司議行 是月改方獻夫爲吏部尙書代桂萼也改李承勛仍爲兵部尙書代胡世甯也以副都御史熊浹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三月丙申葬悼靈皇后 戊戌巡撫河南潘墳奏河南大饑近發帑銀五萬兩尙不足振詔盡發河南司

府倉庫錢穀不足則移山東臨清廣積二倉米二萬石
益之 庚子廣東按察僉事林希元條上荒政畧言救
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振
米次貧之民便振錢稍貧之民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
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
貧民亟埋葬遺棄貧民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恤有三
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振借牛種以通融有
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
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
有三各參酌古法體恤民情上以其疏切于救民令有

司酌量行之 癸卯調國子祭酒陸深外任先是上御經筵深進講孟子講罷奏講章爲內閣所改時鴻臚方贊行禮上不悉聞命之退深上疏請罪上始知之曰此舊規也汝有所見當別疏具聞至是深言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其意盡出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于大義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遠請容臣等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之淺深更請自訓訪衍釋之外凡天下政事典章得依經比義條列陳奏以仰裨聖學上以深欺罔下吏部參究乃以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遂謫福建延平府同知 甲寅賜羅洪先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是月以禮部侍郎李時爲本部尙書 都御史伍文定罷先是文定還朝仍掌院事會四川巡按御史戴金復上言叛酋苳部稱亂之初勢尙可撫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粟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尙不肯已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文定可罪也尙書方獻夫李承勛因詆文定好大喜功傷財動衆上怒勒令致仕文定忠義自許遇事敢爲不與時俯仰苳部之役憤小醜數亂欲爲國伸威爲議者旁撓廟堂專務姑息以故功不克就旣歸踰年七月卒天啟初追謚忠襄 夏四月己巳大學士

楊一清等考選翰林院庶吉士得胡經等二十人先是
廷試授職閣臣桂萼請自一甲三人外停選庶吉士一
清及吏部尙書方獻夫言館閣爲儲才之地于諸進士
選俊異者培養其間以備任使祖宗之法誠至善也頃
考選僅取唐順之等三人臣等以爲少復增取胡經等
二十人疏其名上卽請命官教習萼不敢執一清等復
請侍讀侍講修撰各增爲三員編修檢討各增爲六員
從之竝著爲令 庚辰追贈江西安仁縣陣亡醫學訓
科倪洌竝錄其子命有司歲時祀之初正德間桃源賊
寇安仁洌挽弓捍敵連發七矢中七賊賊敗去復擁衆

來攻洌身當一面身被九鎗尋死至是有司始以狀聞
故有是命 是月命兵部尙書李承勛兼提督團營初
伍文定旣罷廷推兵部侍郎王廷相黃衷因言今方裁
革冗員團營似不必專官乃援正德初許進以兵侍兼
督團營事上是之乃以命承勛 五月己酉令兩京文
職四品以上翰林院五品及在外三品以上官各舉堪
任知府者一人翰詹科道及在外五品以上各舉堪任
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不拘進士凡舉監吏員皆令一
體保薦 乙卯免直隸順天等五府被災州縣稅糧
是月刑部尙書高友璣致仕以南京刑部尙書周倫代

之攷異友致仕據年表在四月蓋以治郭勛獄忤旨也今類書之

六月戊辰大學

士桂萼進輿地圖凡十有七各有紀敘得旨留覽已

已陝西三邊總制王瓊奏小王子等擁兵十萬謀入套

乞調大同遊兵三千應援延綏等處而大同填巡官亦

奏北寇臨邊恐乘虛突入顧此失彼兵部議東西二邊

一時告急敵張虛聲而令官軍東西奔命是自困也宜

留大同遊兵于本鎮若延綏有警聽總制調度三邊士

馬策應宜大兩鎮有警責令填巡互相救援萬一寇勢

孔亟然後大同延綏分道應援不可拘以常法從之

是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廷和卒後一

日上問尙書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上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然終以議禮故銜之故贈恤不行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

致異廷和之卒贈恤不行故實錄不具赴告月日今摺明史本傳及三編書之

秋七月甲午下刑部郎中魏應召于獄右都御史熊浹坐免時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弑之其鄰亦爲柱訟冤至是應召復按實如福姊言具有左驗乃改坐福于是東廠奏法司妄出入人罪上怒遂下應召獄浹管院事執奏如初上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

布簡爭之上大怒竝下二人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死
應召及鄰人皆遣戍杖福姊百人以爲寃時上方疾孝
武兩后家柱乃武宗后家夏氏僕故上必欲殺之云

乙未兵科給事中孫應奎上疏劾大學士楊一清遂及
張璁桂萼且言萼以梟雄之資鷹鷂之性作威福而沮
抑氣節援黨與而脅制言官私其親故政以賄成使天
下敢怒而不敢言請陛下鑒別而去留之于一清求
去益力且言今日持論者尙紛更臣獨主安靜尙刻覈
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上復優詔荅之
自是一清與璁萼皆不安于位而攻璁萼者四起 癸

丑禮科給事中王準劾張璉所舉通州參將陳璠桂萼
所舉御醫李夢鶴皆私人宜罷斥仍戒璉萼勿私偏比
以息人言行人司副岳倫相繼論劾上命所司查奏先
是萼乞休不允至是璉復稱疾上皆慰留之 八月乙
丑提督兩廣林富上言邇者詔下廣東采珠聞祖宗時
率數十年而一采未有隔兩年一采如今日者也蓋珠
之爲物一采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
故禁私采數采所以生養之也自天順年間采後至宏
治十二年方采珠邇老故得之頗多正德九年又采珠
已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又采珠尙嫩小故得

之甚少今夫前采僅二年珠尙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
五年之役病死溺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
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
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
德間奄宦用事傳奉采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
少監永不旋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

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有皆不納

致異采珠

事見明史食貨志證之實錄在八月乙丑今據書之惟
五年采珠據實錄得珠八千八百餘兩而志中作八十
兩相去遠甚按志言宏治十二年獲珠二萬八千兩此
珠老最多之數也其後隆慶六年廣東采珠八千兩萬
厯間廣東采珠五千一百餘兩是八千餘兩之珠亦中
數耳志言五年采珠僅得八十餘兩恐十字仍係千字

之誤也今据明史食貨志書之附議其異于此

丙子張璫桂萼罷先是王準

劾璫萼引用私人上已心動顧雖厭萼而眷璫不衰溫旨慰諭于是同官工科給事中陸粲不勝其憤上疏曰璫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曩自小臣贊大禮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璫很愎自用執拗多私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姑舉數端言之萼受尙書王瓊賂鉅萬連章力薦璫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奉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襲封爵萼所厚醫

官李夢鶴偶託進書負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萼家人吳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旣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勝數如致仕尙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尙樸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敬假律厯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禮部尙書李時柔和平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禮部尙書黃綰曲學阿

世虛談眩人論德彭澤黃綵改秩臘玷清華皆陰厚于
璫而陽附于萼者也璫等威權旣盛黨與復多天下畏
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社稷
患疏人上大感悟罷璫萼列其罪狀而以祭準職司糾
彈不早發詔與萼所私李夢鶴等俱下法司逮問尋命
璫馳驛去 壬午上親祀山川諸神先是上諭禮部太
祖高皇帝初定祭祀之條稽之皇明祖訓山川諸神之
祭皆無遣代之者後以出入不便命官行禮今災變多
端宜禱于神以祈轉化是年秋祭山川諸神朕欲親往
令禮官具儀以聞是日車駕出郊祭山川壇禮畢還宮

竝下所司著之令典 是月以工部侍郎章拯爲本部
尙書南京兵部尙書王憲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張璫
桂萼之罷政也其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矣
遂上疏謂言官陸粲等受楊一清指使臣與璫萼皆以
議禮進二臣去臣不得獨留竝及一清受張永蕭敬賄
一清再疏辨乞罷上慰留之而是時璫已行抵天津九
月癸巳遣行人周禪齎手敕召璫還于是楊一清復上
疏乞骸骨仍慰留之 乙未工科給事中劉希簡言張
璫桂萼之去言官論劾實出自上裁而霍韜乃肆爲欺
謾之詞謂出自大學士楊一清鼓嗾言官攻擊璫萼夫

輔臣去留係國家大事豈言官爲人所使可以擊去之邪孔子謂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韜乃少正卯之流也願陛下戒韜以人臣之理毋得鼓煽私說以惑亂聰明疏入上怒命錦衣衛逮送鎮撫司 辛丑謫行人

司副岳倫爲山東主簿給事中王準爲雲南典史工科

給事中陸粲爲貴州驛丞

三編質實按明史孫應奎傳嘉靖十一年大計天下庶官

王準調富民典史應奎言都御史汪鉉爲璉修卻詎以不謹而黜之乞復準官吏部尙書王瓊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是謂準以大計謫典史不以劾璉璉也然攷陸粲王準合傳云璉罷準亦下吏謫富民典史稍遷知縣汪鉉希璉指以攷察罷之則準實以劾璉謫官至十一年又以大計論黜孫應奎傳誤合爲一事耳按實錄亦系降王準典史于是月

正劾璉後事質實之語是也今据書之

癸卯霍韜

疏乞給假省母不許時法司治萼私人獄猶未解輶揣上意已變獄可反乃復攻一清竝誣法司承一清指羅織成萼罪上責刑部尙書周倫不能從公審斷改令三法司會同錦衣衛鎮撫司襍議已改倫爲南京刑部尙書以刑部侍郎許讚爲本部尙書越五日讚等議上如輶言請罷一清令致仕上令一清自陳張璉再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實以堅上意俾速去癸丑一清復上疏致仕許之尋法司論李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異詔削夢鶴籍吳從周等論罪萼復散官仍令致仕乙卯奪科道劉世揚等四十九人俸各三月上

以楊一清有罪科道曾無一人言之非附則畏令俱從
實陳狀乃從輕薄責 是月免兩畿河南被灾稅糧振
江西湖廣饑 先是北寇以數萬騎犯甯夏已又犯靈
州總制王瓊督遊擊梁震等擊之邀斬七十餘人是秋
瓊集諸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風遠遁耀兵而還
初南京給事中邱九仞劾瓊上慰留之及璉萼罷政諸
劾璉萼黨者咸首瓊乃令致仕及璉等復用上乃寢前
詔賜敕慰留會番大掠臨洮瓊集兵討籠板爾諸族焚
其巢斬首三百六十降七十餘族錄功加太子少保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疏言

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
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
父然則今之調和變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
納陸粲言命張璠桂萼致仕尋以璠議禮有功復召輔
政人言藉藉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
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
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衆議任獨見而不以爲
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
人共用之乃爲公耳今陛下以璠議禮有功不察其人
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

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夫禮爲至公乃可萬世不易
近于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爲
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于諸臣之進退一
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荅其議禮之功而博
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
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
偉與如徒加以三公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
亦非璫等福也上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
司擬罪上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
衛

沈氏

野獲編

乃謂經邦

敢于人生

生前

擬議

策

治

安

策

策

策

號與曹魏大臣預尊明帝爲烈祖同貽千古笑柄蓋誤
會經邦奏詞而不知其泛論也然謂世宗二字已默契
聖衷則世宗他年之罷世廟此似其張
本也見後五十六卷嘉靖十五年下

己巳詔除外

戚世封先是安昌伯錢維圻卒其度兄維垣請嗣爵下
吏部議至是尙書方獻夫等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
引漢唐宋事以證上善其言詔自今外戚封爵者第終
其身毋得請襲自是外戚永絕世封著爲令 是月復
以旱蝗免順天永平等府及陝西臨鞏等府夏稅及山
東秋糧 禮部彙上四方災異因言今歲蠲振比之他
歲尤多伏願密察于天人之際考其感召之由以博大
爲心寬平爲政審于聽言慎于用人振貧窮恤刑獄一

政令守成憲敕諭臣工毋嫉忌以傷國體毋苛刻以損元氣崇廉讓之節敦長厚之風共求所以弭災之策而次第行之上納其言因戒諸臣各宜體國奉公痛加懲艾以消天變 初王守仁既平思田議設流官又議移南丹衛於八寨改思恩府城於荒田改設鳳化縣治於三里添設流官縣於思龍增築五鎮城堡于五屯及侍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界居南甯泗城交通雲貴交趾爲備非一不宜改設流官南丹衛設在賓州旣不足以遙制八寨遷八寨又不得以還護賓州爲今日計獨上林之三里守仁所議設縣者可遷南丹衛於此夫設縣

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而失此也遷衛則扼八寨之吭以還護賓州是一舉而兩得也然不宜屬田州而仍屬南甯爲便其議與守仁頗有異同詔從其言十一月丙申河南道御史劉安上疏言治可以緩圖而不可以急效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指摘臣下或旣出而復返或方信而忽疑以致大小臣工救過不暇若有不安其位者夫安其位乃可以行其志位旣不安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計進治安之策哉疏入上以安要名賣直煩瀆奏擾下錦衣衛杖鞠兵科給事中胡堯時論救上怒其回護竝下錦衣衛逮問尋謫安爲江西

典史堯時湖廣主簿。庚子召桂萼復入閣。時史館儒士蔡圻窺上意必復用萼。因疏訟萼功。請召還。乃賜手敕。以內閣乏人。令照舊供職。竝令撫按官催趣上道。萼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上怒曰。大臣進退。么磨敢與聞邪。遂追論圻竝下吏。初。則召桂萼在是年十一月證之。七卿表萼以明年四月至京。三編統系之。召萼下圻等下獄。蓋在萼未至前也。今彙書之。給事中劉世揚等以災異上陳八事。一曰養和德。以培治本。二曰消嫌疑。以廣忠藎。三曰久大任。以責治效。四曰廣起用。以資久任。五曰褒廉介。以勵風俗。六曰戒奔競。以養氣節。七曰重巡按。以安地方。八曰復言路。以重朝廷。其褒廉介。

一事言故南京戶部尙書林泮大學士石瑤俱有清節
未能得謚而故工部尙書李鏊以國之盜臣身後遺金
賁緣遂得賜謚乞或追謚以一行或削謚以儆貪上怒
其徇私欺妄謂石瑤有謚已久乃言無謚李鏊賁緣得
謚何以不早舉奏乃謫世揚爲江西布政司 甲辰免
浙江杭州等府被灾稅糧仍敕守巡等官開倉振之
戊申上躬禱雪于南郊己酉祈于社稷是日雨雪丁巳
上親詣郊壇告謝百官表賀 十二月辛未都察院右
都御史王憲罷先是寇犯大同朔州邊臣告急兵部議
仿先朝許進劉大夏故事特遣素諳邊務大臣一人赴

宣大及偏頭關等處提督軍務假以便宜事畢還京于是李承勛等會推憲憲稱病不欲行衆固推之憲拒益力給事中夏言語憲曰都御史宜慨然奉命一行萬一事急卽本兵亦宜請行承勛應曰然憲竟不從言及御史趙廷瑞劾憲臨事避難非大臣體上怒乃罷憲冠帶閒住已廷議更推兵部侍郎王廷相刑部侍郎汪鋈會邊事稍甯報罷 丙子免山西太原平陽等府及南直隸鳳陽揚州等府被灾秋糧 乙酉詔發預備倉振眞定等府饑